



江山风雨情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朱苏进 子川 著

朱苏进
子川 著

江山风雨情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山风雨情/朱苏进,子川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5399-1852-7

I.江... II.①朱...②子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6931 号

书 名 江山风雨情

主 编 朱苏进 子 川

责任编辑 陈敏莉

责任校对 孙 慧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875

字 数 43 万

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852-7/I·1753

定 价 2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天启末年。秋。京城，王府街。一地落叶被秋风旋起，空气中，搅动一股败落之气。

一顶轿子快步穿过萧条的街面，停在信王府门前。

轿帘打开。里面探出被两手恭奉着的黄轴卷，其后，太监刘公公钻出轿子，昂首站定，旁边的随从替他扯了扯衣角，拂了拂袍袖。刘公公迈着方步、气概不凡地走向信王府。八个带刀锦衣卫左右相随，隐隐含威且带了一股杀气。

信王府的朱红正门成年累月地关闭着。两侧有边门，供人进出。此时，侧门旁，有四个家仆深深地折腰，在那里迎候来人。刘公公步至王府大门的石阶下，无言立定，略显不悦地看着紧闭的正门，然后，傲慢地闭上了双眼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入梦……

突然间，只听那八个锦衣卫同时朝那朱红正门发出巨吼：圣一旨一到！刘长贵等四个家仆电击般跳起，赶紧将阔大厚重、常年不启的朱红正门拉开……

轰隆隆声响里，信王府的正门大开。刘公公这才傲然睁开双眼，捧着那卷黄轴，独自迈上正中间台阶，走向那经年不开的王府正门。锦衣卫则明晓事理地经两旁侧门入内。

门内，身材矮小、相貌猥琐的王府管家王承恩，快步奔来，扑地跪在高门槛旁恭候。刘公公根本不屑于看他，高傲地迈过那座门槛。在刘公公抬腿的那一瞬间，王承恩谦卑地替他提了提锦袍边角，使得他双腿顺利地迈过了高高的王府门槛——几乎是从

王承恩头上迈过。

前庭院内，香案已经置好，匆匆奔来一个青年公子，边走边笑着招呼：“刘公公！”

刘公公像是没听见，兀自高声道：“信王朱由检接旨。”

那青年公子立定、理装、掸袖，跪地叩拜。刘公公双手展开黄轴，用沙哑嗓音宣旨：“皇弟朱由检已年满十八岁，品行优良，尽忠尽孝，循规蹈矩，勤于王事，朕十分喜爱。而今，朱由检青春鼎盛，当为国效命。朕虽然极重手足之情，不舍皇弟离京，但为大明长治久安计，朕必须恪守先祖定制，奉行国法：凡成年王子，都应该离京戍边，远离皇宫，避免干政。如此，家与国，两相安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被称作朱由检的青年公子忽然以袖拭面，悲伤地抽泣起来。刘公公顿了一下，从圣旨上方瞟了朱由检一眼，更加响亮、同时摇头晃脑地宣读：“……祖宗成法不可违，朕现将河南登州赐于朱由检，为信王‘属国’，赏地一万二千顷，年俸八千两，免纳一切国税，着朱由检明年开春即行离京。钦此。”

刘公公声音刚落，朱由检立刻叩首长泣：“臣弟舍不得皇上啊！呜呜……臣弟不愿意离开京城啊！呜呜……臣弟只想终生侍候着皇上啊！呜呜……”

刘公公得意地微笑，弯腰将圣旨递过来，亲切地说：“信王何必如此悲伤？来来……拿着，拿着——这可是皇上恩典，山高海深！”

信王朱由检无奈地接过黄轴，悲声说道：“刘公公……烦您老人家禀报皇上，臣弟不想要属国，也不想为王，臣弟只想永远留在皇上身边，终生侍候着皇上。臣弟请皇上开恩……”

刘公公满意地点点头，淡淡地说：“小的知道了，信王保重。”刘公公略施一礼，掉头而去。

朱由检仍然跪地不起，一副悲痛难抑的样子。

王承恩恭敬地立于门侧，手捧一个银盘，盘中搁着两只金元宝。待刘公公近前，他谦卑地笑道：“一点孝敬，不成敬意。刘公公拿着喝茶。”刘公公一看，惊喜地说：“哎哟，太重了！多谢多谢……”说着赶紧抓过金元宝，揣进怀里。

王承恩边侍候着他向外走，边说道：“刘公公，您瞧我家主子，都伤心成这样了，您老人家能撒手不管么？帮帮忙吧，啊？”刘公公连连点头说：“是啊是啊，在下也没有想到，信王对于离开京城，竟然如此悲痛。唉……可皇上旨意已经下了，天意难回啊。”

王承恩一脸焦虑地说：“刘公公，烦您把我家主子的悲伤之情，多多禀报皇上。或许，皇上再下恩典，准我家主子留在京城，年年岁岁，日日时时，侍候着皇上。”刘公说：“信王对皇上的忠诚，在下是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感动不已呀。在下一定将信王的忠君报国之心，禀报给皇上。”

刘公公抬腿迈出高高门槛，王承恩再次替他提了提锦袍边角。刘公公走下台阶，领着锦衣卫们远去。身后，王承恩一直满面赔笑，目送他们走远。之后，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低声对家仆喝了一声：“刘长贵，关门。”刘长贵赶紧领着家仆们将朱红正门轰隆隆关闭。

香案前，朱由检依旧跪着，捧着圣旨哭泣。王承恩快步走到朱由检身边，附耳低语：“王爷，鹰犬们走了。”

朱由检警觉地抬头，问：“真的走了？”朱由检看一看重又关闭的正门，看一看平静如常的庭院，这才相信锦衣卫们真的走净了。突然间，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跳起身来，挥着那轴圣旨手舞足蹈，开怀大笑：“哈哈……总算盼到这一天！我要离开京城了，要离开皇宫了！好哇好哇！哈哈……”

王承恩也是很高兴的样子，露出一脸慈祥的微笑。朱由检得意地看了看四周，对王承恩说：“瞧我的‘韬晦之术’如何？”王承恩还

没有来得及附和主子的话，朱由检又紧接着叹了一口气，“唉……为了离京，我在皇上面前尽忠尽孝，在百官面前循规蹈矩，在阉党们面前装傻卖乖……我呀——嗨！我简直都不是我了。”说话间，朱由检不由想起这些年来酸甜苦辣。当今皇上虽是朱由检的亲哥哥，但朝政却一直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们把持着。这个魏阉，内控宫廷，外通督抚，权侵四海，残害忠良，且有一批东厂鹰犬助纣为虐，势力大得无法形容。魏阉的劣迹尽管路人皆知，却谁也不敢奏明皇上，反倒是阉党们把皇上包围得水泄不通，上朝时一派谗言，下朝时一派恶语，谁胆敢站到魏阉的对立面，谁就等于走上自取灭亡之路。趋利避祸，原人之常情，即如他朱由检，作为皇上惟一的手足，皇上的亲弟弟，惧于阉党势力与东厂鹰犬，竟也无法跟皇上沟通，除此魏贼阉党。朱由检只得韬晦藏拙，深居简出，即便如此，魏阉却依旧不肯轻易放过，暗中令东厂鹰犬盯死他。弄得朱由检整日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不知何时何地，会有不测之祸降临。

朱由检感慨地说：“我盼望离京避祸盼了多年，真是朝思暮想，终于苦尽甜来！”

王承恩提醒道：“王爷啊，就算是走出京城，远离宫廷，咱们也还得接着韬晦啊！继续尽忠尽孝，继续循规蹈矩，继续装傻卖乖，别让人瞧出假来。”

朱由检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知道，知道。”

王承恩还在叮嘱：“天大的喜事，都搁在心里！外表上，咱还得做出舍不得京城的样子，让那些东厂鹰犬们瞧了放心。”朱由检略有烦色，说：“知道，都知道了！……王妃呢？”

王承恩说：“在西院里候着呢。自从鹰犬们进门，王妃就一直为王爷担心哪。”

朱由检笑着说：“瞧瞧去。”

周妃独坐炕沿，眼望窗外，手里织扎着一件刺绣。因惦记前庭

接旨的事儿，有点神不守舍，一不小心，银针刺破了手指，她痛得一缩……这时，一轴黄澄澄的锦缎从她头上垂了下来，在她脸前不停地抖动着，同时响起朱由检“吃吃”的笑声。周妃一把抓去，朱由检却把锦缎抽回，使她抓了个空。周妃笑嗔道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东西？……这可是圣旨！嘿嘿，本王谈笑之间，略施小计，就得到这件朝思暮想的恩旨，准本王离京赴任，从此鸟出笼龙升天哪！”朱由检不无得意地说。周妃一喜，随即正色道：“吹牛……”说罢，她问待在身旁的王承恩，“信王又吹牛了吧？”

王承恩恭敬地说：“禀王妃。皇上的恩旨是真的，但绝非‘谈笑之间略施小计’得到的，而是信王忍气吞声、韬晦多年换来的。”

周妃对着朱由检说：“听到了吧？王承恩要么不说话，要说就是大实话。”

朱由检将圣旨递给周妃。周妃接过圣旨细细看过，圣旨上写着“开春离京，赏地一万二千顷，年俸八千两……”周妃问：“登州是哪儿啊？没听说过这地方？”

朱由检说：“我也不知道……王承恩，登州是哪儿？”王承恩回答说：“禀王爷，登州是河南最穷的地面。依照咱们王爷的尊荣地位，朝廷只给个又小又穷的登州府，跟‘贬抑’、‘流放’也差不多呢。”

朱由检一惊，喜色全无，愤慨地在屋里踱来踱去。周妃与王承恩都担忧地望着他，不敢作声……走着走着，朱由检立定，慨然道：“再小再穷的地方，也比呆在紫禁城里好！我决定，开春之前离京，远赴登州。阉党们不是想流放我么，不劳他们费心，我自个提前‘流放’自个！”王承恩与周妃这才松了口气。

不过，周妃还是有些想不通，大明朝二百年来，王子们个个舍不得京城，个个离不开这片富贵荣华之地，拖着赖着不肯走。可信王不同，皇上只给了片穷山僻壤，他却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去。朱由检叹息道：“爱妃，你嫁到京城才半年，不知道紫禁城的险恶。过去，

我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，现在我们就要离开京城了，永远不再回来了。所以，我可以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……”

周妃闻言惊讶。王承恩则迅速关门闭窗，然后退至门旁，监听着外面动静。朱由检告诉周妃，他与当今皇上虽是亲兄弟，但本朝开元以来，皇上最信任的却是大太监魏忠贤，朝政也一直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们把持。周妃不禁回望王承恩，低声惊叫：“真的么？”王承恩沉默颌首。朱由检又说：“更可怕的是，我皇兄登基七年了，至今没有子嗣。后宫嫔妃们先后生过三个王子，竟然没一个活下来！你说怪不怪？而我是皇上惟一的手足，皇上的亲弟弟，在魏阉眼中，我可是他专权弄政的一大障碍，恨不能早除之以绝后患。这些年来，我与皇上的手足之情，也被他们中伤殆尽了。所以，咱们是早一日离京，早一日平安哪。唉……”

周妃闻言大惊失色，说：“贫妾原以为，当今天下，信王贵为皇弟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谁敢碰咱们信王。”

朱由检苦笑着说：“有魏忠贤在，我就不是一人之下。即使皇上，也不一定是万人之上啊。”

这时，守在角落里的王承恩动了一下，像是有话要说，却又欲言又止，仍然保持沉默。朱由检察觉到了，对他说：“王承恩，在我和王妃面前，你什么话都可以说！”

王承恩垂着头把他所知道的情形略略说了一番，朱由检和周妃这才知道那魏忠贤还有更多的劣迹。王承恩本来就是一个太监，他知道这天底下，大约没有人比太监更知道太监的底细了。在太监圈内，谁也不能叫魏忠贤“魏公公”，也不能叫他“魏大人”，而只敢称他为“九千岁”。他的心腹们，更是尊他为“九千九百岁”。这个魏阉哪，竟然只比皇上少一百岁，比咱信王还大出去九百岁！朱由检闻言大怒：“畜生！竟有这等事，狂妄至极，悖逆无道，真该把他千刀万剐！”王承恩还对他们说，那魏忠贤最擅长的就是以下驭上，快七十的人了，在皇上面前一口一个小奴、小奴，乖得跟孙子似的，大获

圣宠。在百官们面前，则是笑里藏刀，软硬兼施，结党篡权。这么说吧，他用皇上来欺压百官，又借百官来左右皇上。上上下下，他都玩得滴溜转。

不仅如此，各省的督抚大员，为了向魏阉献媚，在他生前就为他建筑了许多纪念堂，又名“生祠”。每逢节庆，官民人等都要上供，祝他寿比南山。

“这魏忠贤又没死，立什么祠堂？”朱由检怒形于色，稍后又叹息道：“真感谢太祖爷朱元璋啊。二百年前，太祖爷就立下了‘成年皇子离京封国’的规矩，让历代王子们远离宫廷，到外头花天酒地去，到外头生儿育女去。登州虽小如鸟笼，但在那儿，我可以做个富贵自在鸟！”周妃笑了起来：“信王说的是。在京城，咱们替人家过日子，在登州那鸟笼里，咱们可是过自家的小日子。”

角落里，王承恩再次欲言又止。朱由检说：“有什么话，尽管放开来直说。”王承恩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据老奴所知，登州府虽然又小又穷，可那大道路口，也有一座魏忠贤的‘魏氏生祠’。因此，王爷即使到了登州，也得处处小心。”

登州是个穷地方，总该民风纯朴嘛，怎么也有奸贼？朱由检的怒气又升上来。周妃劝信王说：“王爷别生气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”朱由检愤然跺足，传命：“所有家丁仆妇，立刻收拾行装，冬至前离开京城。”

宫廷内的官道上，四个小太监抬着一顶宫廷凉轿，颤悠悠而来。魏忠贤仰坐于轿中，呼呼地大睡不醒，间或还打几声呼噜。可是，当小太监刚刚立定住轿，魏忠贤立刻睁开双眼，显出清醒机警的样儿来。魏忠贤搭着小太监的肩膀下轿，两眼滴溜溜转。

一个内宫太监从玉阶上急步跑下来，叩道：“奴婢叩见九千九百岁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魏忠贤已经一个巴掌击在他脸上。魏忠贤斥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满嘴瞎咧咧！”太监捂着脸说：“奴婢失口了。”

魏忠贤撇着嘴说：“你呀，心里头就是喊咱万岁，也成！就是得把嘴闭上。”太监惊恐地说：“奴婢知道了。”

魏忠贤看了一眼内宫太监，问：“贵妃娘娘起来啦？”内宫太监答道：“起来了。”

魏忠贤又问：“昨夜里，娘娘睡得安稳不？”太监笑道：“上半宵不安稳，下半宵安稳……可到了天快亮时，贵妃娘娘又不安稳了。”

魏忠贤“唔”了一声，一路沉思着步入内宫。

贵妃娘娘懒洋洋地斜躺在软榻上，长发委地，满脸不悦。此时，大太监魏忠贤却像个小奴才，弯腰立于榻旁，满面媚态地为贵妃娘娘梳头，同时察颜观色。魏忠贤絮絮叨叨地奉承着：“嘿……瞧娘娘这头发呀，根根乌黑油亮，一汪水似的。小奴捏在手里，喜在心里。小奴想，娘娘这头发堪称天下绝品了，长出这些头发的娘娘脑袋，更是何等的聪明，何等不凡哪。”

贵妃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别忘了，我只是个贵妃，宫里还有个皇后哪！”魏忠贤陪笑着：“可小奴知道皇上最爱谁！娘娘啊，在紫禁城里，皇后虽然是端坐正宫，可贵妃娘娘您哪，端坐在皇上的心肝尖上，您才是皇上的心头肉。”

贵妃嗔道：“呸，贫嘴！……”贵妃斥罢，开心地笑了，之后压低嗓音问：“魏公公，你知道皇上最盼望什么吗？”魏忠贤赶紧乖觉地说：“小奴知道、知道！皇上最盼望贵妃娘娘早生皇子，好为咱大明立个国本儿。”

贵妃没有再说话，只静静地想魏忠贤的话，她知道魏忠贤说的没有错，皇上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她承接天恩，说穿喽——盼着她肚子大起来！魏忠贤吃准贵妃的心思，献媚道：“哎哟！小奴也是眼巴巴地盼着哪。六年前，皇后好不容易怀上龙子，生下来没满周岁就仙逝了。接下来，刘娘娘生的皇子，也只活了五个春秋。”

贵妃鄙弃地撇着嘴：“她们哪行啊。大明的龙脉，得从我肚里出！”说着贵妃看了看角落处的宫女，说：“你们退了吧。”四周的宫

女赶紧退下。

贵妃对魏忠贤说：“扶我起来。”魏忠贤扶起贵妃，不料贵妃一个巴掌响亮地打在魏忠贤脸上。魏忠贤急忙屈膝跪下。贵妃坐在榻上怒斥道：“告诉你，从上月初三开始，皇上隔三差五地驾幸我宫里，前后足有十二次之多，每回都是欢情无限。可我哪，还是没怀上龙种。你这狗奴才，给我的‘承露丹’全是废物，一点没用！喏，这儿还剩几颗，你拿回去自个吃吧……”贵妃劈头掷去，几颗红药丸砸到魏忠贤头上，然后满地滚。魏忠贤连连叩首，说：“小奴罪该万死，小奴请娘娘治罪。”

贵妃气得噎在那里，过了一会儿才缓过语气说：“光请罪顶屁用，赶紧想办法呀！”

魏忠贤踌躇片刻，终于说：“小奴还有最后一策，而此策，必定使贵妃娘娘生养一位皇子。”魏忠贤跪地膝行几步，极诡密地靠近皇贵妃耳畔，无声低语……

皇贵妃听着听着，顿感惊惧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这可是大逆之罪，要灭九族的，我万万不敢。”魏忠贤急忙自掌其嘴，打得啪啪响，立刻改口道：“非但娘娘不敢，小奴也不敢呀。小奴只是胡乱想着，万不得已时，小奴愿为皇上和娘娘冒死尽忠。小奴刚才所说的，就是对皇上尽忠的一个方子，娘娘您说是不是啊……”贵妃若有所思地沉默了，接着缓缓点头。

内阁大臣杨嗣昌、周延儒、洪承畴等人各执手折，在内阁书房内或坐或立，焦虑不安地等候晋见魏忠贤。太监刘公公恭敬地立于侧。案上有一座钟，嗒嗒嗒地响着。等的时间想必不短了。洪承畴背着手，在内阁书房踱步，兜圈儿，踱到刘太监面前时，斜瞟他一眼，鼻孔里“哼”一声。再踱到座钟面前时，斜瞟座钟一眼，鼻孔里又“哼”了一声。显然，他对这种干等，十分不悦。

刘公公听到洪承畴发出的“哼”声，奸笑着说：“洪大人大概是

口渴了,请用茶吧。”洪承畴说:“茶就不必了。这几位都是内阁大臣,怎么晋见魏公公,要等这么久啊?”刘公公说:“哎呀,列位大人忙,魏大人也忙呀。”洪承畴用折子敲打手掌,说:“这都是些要紧国务,急着奏报皇上。请刘公公再敦促魏公公大驾吧?”

“洪大人别急,容小的再去禀报一声。”刘公公退下了。

周延儒长叹道:“洪大人,太监们都是魏忠贤的鹰犬,你何必得罪它们?”“我就忍不下这口气,我不怕得罪魏阉!”洪承畴气得脸色都变了。“轻点……”周延儒望望门外,说:“大臣们想见皇上,都得通过魏忠贤这道坎儿。他要是挡驾,你我束手无策。”洪承畴更加生气,说:“长此以往,魏阉岂不成了伪皇上了?! ”周延儒竖指掩口:“嘘……”

此时魏忠贤坐在太师椅上,悠悠然地吸烟,刘公公匆匆上来,立于他侧旁。魏忠贤问:“外头都有谁啊?”刘太监禀报说:“内阁大臣洪承畴、周延儒、杨嗣昌。”魏忠贤慢悠悠地说:“他们急不急呀?”

“嘿嘿,急得直哼哼呢。”刘太监奸笑着说。魏忠贤得意地说:“那就再等一刻钟吧。啊?一点不叫人家等,咱不体面;等久了,人家不体面。一刻钟正好。”

内阁书房里,杨嗣昌、周延儒仍然枯坐着唉声叹气。洪承畴仍焦急踱步,不时眼望座钟……

魏忠贤做出惶恐而焦急的样子奔入,朝洪承畴等人深深折腰相揖,说:“让列位大人久等了,在下来迟,向列位大人告罪。”周延儒起身回礼:“魏大人辛苦操劳,我等甚为敬佩。”魏忠贤一屁股坐到椅子上,捶着自个的腰,说:“哎哟……我这把老骨头不行了,实在是不行了!今儿五更起,我就没停过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多少事啊,差一丁点都不成!真是忙断了腿,操烂了心啊。”杨嗣昌也奉迎着说:“魏公公千万保重。您要是累垮了,内阁可就断了脊梁骨。”魏忠贤微笑着说:“就冲杨大人这句贴心话,在下怎么也得死撑着!”洪承畴藏不住恼怒,面带愠色地说:“魏公公名为禀笔太监,实际上

如同当朝宰相。魏相如有不适，满朝不安哪。”魏忠贤冷冷地说：“‘魏相’二字不敢当，‘魏阉’二字倒是听人家暗中叫过。在下只是小奴一个，还望列位大臣还我一个正名，三个字，魏忠贤！啊？名不正言不顺哪。”

周延儒赶紧夸道：“魏公公鞠躬尽瘁，忠于王事，乃人臣之楷模……”

杨嗣昌跟着也奉承说：“臣子们都称，魏忠贤人如其名，既忠又贤。”

“忠不忠，看行动；贤不贤，问青天吧！列位大人，什么事啊？”魏忠贤笑着问。

洪承畴拍拍手中折子，说：“河南大旱，盗贼蜂起。关外清兵再度侵扰内地，边关急需添兵加饷。”

魏忠贤靠在椅背上，一边饮茶一边含糊地答着：“唔唔……”

周延儒道：“信王朱由检上奏，叩谢皇恩。同时，请求年内提前离京，合家迁往登州……”

魏忠贤一惊，几乎被水呛着，顿时坐正，警觉地问：“人家可都是舍不得京城，信王为何要提前离京啊？”周延儒沉吟道：“这个嘛……在下不知道。”

魏忠贤起身，从周延儒手里拿过朱由检的奏折，不安地看着，陷入深思。

内宫，雕梁画栋的宫殿里却摆放着各色木工活计，显得十分不协调。各种各样的新制的桌、椅、几、凳、台、案……琳琅满目、精巧别致。相反，一摞摞奏折却被扔到角落，落上一层灰，似乎早被遗忘。年轻的天启帝皇袍不整，活像个大孩子，正在兴致勃勃地锯呀刨啊，不时举起一件木料瞄一瞄……在天启帝眼里，打造木器有如打造江山，甚至比打造江山更有趣味也更有价值。

魏忠贤满脸媚笑入内，跪倒，说：“小奴叩见皇上。”

“怎么才来，朕都忙死了。”天启帝显见不悦。

魏忠贤道：“小奴奉旨办差去了。”

“差使办得如何？”

“禀报皇上，今儿一早，小奴扮成百姓，悄悄地去了西市口，将皇上亲手制的三样活计往市场上一搁，嘿——皇上啊，您猜怎么着……”魏忠贤故意卖关子。天启帝被钓起味口来：“快说！到底怎么着？”魏忠贤眉飞色舞地渲染着，说：“那三样活计一露面，立刻把西市口所有木匠活儿全盖了！哎哟，甭提多轰动了。那用料、那设计、那功力、那匠心，灿烂生辉啊！观众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眼珠子瞪得快掉出来了。”

天启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是么？……朕不过牛刀小试，随手玩玩罢了。”魏忠贤惊叫着说：“哎哟！皇上您这随手一玩，就玩出件国宝来！”

“哈哈，偶尔为之嘛。”天启帝得意地大笑。魏忠贤叹道：“在此之前哪，西市口最好红木凤首案，也只卖出八两白银。皇上的活儿往当中一搁，立马有人出八百两银子！”天启帝也吃惊，问：“是么？”魏忠贤摇头晃脑，说：“多少人死盯着小奴，追问是谁的手艺，要重金订购。小奴打死也不敢说啊！小奴只说是天外异人偶然为之。”天启帝大喜，说：“好好，这差使办得好……”天启帝更加兴奋地做活。魏忠贤掏出锦帕，替天启帝揩揩额上的汗。接着脱去身上锦袍，一屁股坐地下，帮着天启帝锯啊刨啊，两人既如同师傅与徒弟，更像是一对慈父与爱子。

忙活的间隙，魏忠贤插空道：“皇上啊，信王朱由检上奏谢恩……”

“哦、哦。”天启帝似听非听。“他想年内就提前离京，合家迁往登州……”

“哦、哦。”天启帝仍然似听非听。魏忠贤加重语气说：“历代王子都舍不得京城，信王偏偏想提前离开，这里只怕有不妥呀。”天启

帝注意了，问：“什么不妥？”魏忠贤说：“据东厂的奴才密报，信王此举，是想离京避祸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……朕是祸吗？朕是他亲哥哥！”天启帝大怒，一撒手，锯子对面的魏忠贤跌了个仰面朝天。

“小奴失口，小奴掌嘴……”魏忠贤爬起来，象征性的轻击自个脸庞。天启帝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道：“朕腰酸腿疼的，难过死了。”魏忠贤赶紧过去扶天启帝落座，自己半跪着，替他捶膝揉腿。“朱由检是朕惟一的亲弟弟，从小一块长大，与朕感情深厚。他的聪明、智慧、忠勇，比朕都强。可不知怎么闹的，这些年来和朕疏远了，凡事总是躲着朕。唉，都是你们这些奴才挑拨的……”天启帝有些怅然。在天启帝絮絮叨叨时，魏忠贤一直替天启帝按摩腿部。他忽然发现这腿肚子有点不对劲，轻轻按了一下，不料竟出现一个深窝。他再按一下，又出现一个深窝。这时，他才发现皇上双腿都已经浮肿。他顿感不安，口中却漫应着“是啊，是啊”，一点不露形色。

乾清宫，魏忠贤扶天启帝在软榻上躺下，轻轻地为其拭汗。天启帝懒洋洋地呻吟着：“哎哟，朕浑身酸痛，乏得厉害……”

“皇上这是累着了，歇歇就好，小奴传太医来瞧瞧。”天启帝昏沉入睡。魏忠贤急步至门畔，低唤：“太医哪？”一个老太医喘吁着上前作揖，答道：“微臣前来侍驾。”魏忠贤沉声道：“甭忙，等皇上睡着之后，你再细细诊视，千万别惊了皇上。”魏忠贤回到软榻前细瞧天启帝，确认他已经昏睡，便向门外的太医做个手势。太医匆匆入内，轻轻按住天启帝手腕，诊察脉息……仅片刻，太医就神情乍变，他未及开口，却见魏忠贤正在焦急示意天启帝双腿。太医轻轻揭开锦被，显出天启帝腿肚，轻按一下——太医忍着惊慌，由下而上检视，发现天启帝全身上下都开始浮肿。再一扯，竟从天启帝身下扯出条血淋淋的裹布……太医差点惊叫，一抬头，却见魏忠贤严厉地摆手，他只能将惊叫声咽了回去。

太医跟着魏忠贤来到宫外。魏忠贤目光一扫，撵开众人，沉声

道：“你说吧——必须句句属实！”太医惊恐地说：“皇上肾、脾严重衰竭，全身高热，脉息大乱，已经在尿血了……”

“能否救治？”

太医颤声回答说：“微、微臣从没见过这么凶猛的病症，至于救治么……只怕要看天意了。”魏忠贤大惊，接着迅速冷静下来，他严厉地说：“听着，皇上的病症，绝不能向任何人泄露。从现在起，你也不能出宫了，就守在这，日夜侍驾。”

信王府院内，许多家丁、丫环、仆妇正在忙忙碌碌地打点行装，捆扎箱笼。到处是一片紧张忙碌的气氛，仿佛迎接一场即将来临的决战。王府总管王承恩踱步监督，他不时冲下人们发出一道道威严的指令：“不成，再加固两道绳索……这两件捆扎好后，即刻装车……你们几个，手脚利索点……”家仆刘长贵一边干活，一边东张西望，显出惶然不安的样子。王承恩慢慢踱到他身后，突然问：“怎么了长贵，你好像有心事？”刘长贵赔笑着回答：“小的、小的想起快离开京城了，心里舍不得。”

“哦，你不想跟信王去登州了。”刘长贵急着道：“不不，小的愿意。信王待小的恩重如山，小的愿意终生侍候着信王。”王承恩加重语气，说：“那你就把那颗心放回肚里，别七上八下了！”刘长贵战战兢兢道：“是。”

王府内室，周妃在收拾细软，炕上摊着一片零碎物品。她也显得心事重重。朱由检兴冲冲入内：“爱妃、爱妃！内阁周大人捎信来，昨儿晌午，他递上了我的折子。据说，皇上已经恩准咱们提前离京了。”

“这可太好了！嗟，皇上没猜疑么？”

“皇上乃宽厚之君，就怕魏忠贤猜疑。说实在的，这两天我也提心吊胆的，总觉得要出点什么事。嘿，没想到顺顺当当地准了！”

“准了就好。从此往后哇，咱们远离皇宫，到天高地远的地方，